

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

作者：蕭颯

十二月八日星期二下午五點四十分左右，百齡橋下通河東街段淡水河，發生國中女生落水不幸溺斃事件。

這樣的寒冷冬夜，原來應該是鬼影不見的淡水河岸，此時卻刑警、管區警員、驗屍法醫、目擊證人、圍觀群眾……足足站了六、七十人。大家三三兩兩聚落著，有辦事的，有幫忙的，有議論紛紛的；只有已經覆蓋了草蓆的屍體，寒凜寂靜的躺在一邊等待處置。

我掏出實習記者證，訪問了目擊證人。

「請問大名？」

「陳火生。」此人年紀五十上下，身材矮小，戴頂黑色絨線帽，像是極歡喜管扯閒事的一類。

「是你第一個看見嗎？」

「對！只有我看見。天已經很黑，附近根本沒有別人。」

「說說當時情形好嗎？是不小心掉下去？還是自殺？」

「那我怎麼知道？得問那個跑掉的傢伙了。」

「什麼人跑掉？不是說只有你看見嗎？」

「是只有我看見，」他很不高興我的愚魯，「算了！我重新講給你聽好了，剛才已經說了不知道多少遍。你應該早點來。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

「我有便秘毛病，家裡馬桶坐不慣，非蹲著不可，所以每次方便，都是趁著天黑沒人，到河邊上來，那邊有一堆茅草。」他指給我看，幾乎比人還高，黑裡只見那白花花的蘆葦隨風搖曳。「我就蹲在那裡，頭先也聽到些聲音，還以為是風叫。後來再聽是叫救命，我穿了褲子站起來，只看見有人已經掉進河裡，另外一個男的站在岸邊上，也不去救，望了一會兒，拔腿就跑。你要問那女孩子是自殺還是他殺，得問那跑掉的。」

「什麼樣男的？」

「十六、七歲，穿件深色夾克，黃卡其褲，反正小太保就對了。現在這些男孩、女孩，不得了啊！成天亂搞，殺人、放火、偷東西，沒有一樣不會的，真是恨得人牙癢癢，一個個都該好好抽一頓鞭子，才會學乖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什麼？後來當然救人第一啦！可是我又不會游泳，只有到處叫人幫忙。可惜，天太黑又看不清楚，又耽誤了不少時間，反正沒救活。」

「什麼樣的女孩？」我實在不願意去揭那草蓆，想著都全身不舒坦。

「國中生嘛！聽說才一年級。可怕，多大一點啊？怎麼會跟小太保混在一起？老師也不管管，真不知道都是幹什麼吃的。」

既然不是單純的落水事件，我就有義務打電話告訴阿王，叫他自己親自出

馬。阿王是我未來的準姐夫，我這實習身分也是憑藉了他的關係才弄到的，凡事我當然只能算是個副手。

「男的為什麼要推女的下水？」這是阿王的直接反應。

「我沒有這麼說啊！」

「好！好！那她為什麼會掉到水裡淹死？和那男的什麼關係？好好打聽。我馬上就來，我沒到之前，你儘量蒐集資料，愈齊全愈好，不怕多，只怕沒有。」

「死者藍惠如，生前落水，除手掌、大腿、臉部有輕微擦傷，無其他嚴重外傷。處女膜沒有破裂，陰道亦無男性分泌物，上身著學校卡其襯衣，鈕釦遺落兩顆；下身藍色學生褶裙完整，但未著內褲。遺物在河岸附近尋獲，包括藍外套、書包和白色三角內褲；另外還有上下集兩本《豔窟奇遇》漫畫書。」

我選中一位胖呵呵像是比較好說話的王刑警。

「請問，這是強姦未遂嗎？」

他上下打量我，顯然沒有把我這樣的實習記者放在眼裡。

「你還是學生吧？」

「新聞系，明年畢業。」

「噢！噢！那很好。」也不知道他好些什麼。「很慘哪！女孩才十二歲，念國中一年級。」

「那個男孩子找到了嗎？是不是他推下去的？」

「那誰知道，」他瞪瞪眼：「得抓到人才知道。」

「找得到人嗎？」

「正在找，現在有利的線索就是那兩本漫畫書，經藍惠如家屬指證，不是死者所有。書是租來的，有租書店蓋的店章，應該很快就可以查出個所以然來。」

「已經去查了嗎？」

「廢話！小老弟！你以為我們都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那我在此地等消息。」

「隨便你。」

事實上，我並沒有待在局裡等候消息，那是消極的作法。我積極的查出藍惠如所屬的國中、年級和班級，然後再到學校問明白導師的姓名、住址。

「我是陳莉安老師，請問有什麼事嗎？」

陳老師疑惑的捏著我給她的實習證，看了又看，她顯然是什麼都還不知道，先生、孩子一家四口正高高興興的吃著晚飯。我開始覺得有些尷尬，不知道該如何啓口了。

但是不說也是不行的，四對眼睛都好奇的盯牢在我身上，我很小聲很小聲，如耳語般的把事情經過講出，可是也一共說了三遍，陳老師才臉色大變的完全搞懂。

「怎麼會呢？怎麼可能？她今天沒來學校……我還以為她病了……怎麼……」

她的丈夫和孩子都趕了過來，簇擁著她。

「對不起，陳老師……這麼打擾。」我連連的陪罪：「真是對不起。」

「我以為她病了，」陳老師卻並不在意我的抱歉，仍然繼續著驚駭：「照說家裡也該打個電話來……怎麼會？怎麼……」

「藍惠如逃學嗎？她常常逃學？」

「不！從來沒有過。」她開始啜泣。

陳老師的丈夫很不諒解的大聲斥問我：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我不得不當著孩子，將事情再大聲的說了一遍。「我要去看看她，」陳老師止住了淚，抓著她丈夫的手臂勉強起身：「學生發生了這樣的事，我們做老師的也有責任。」

「還是不要去吧！」她丈夫勸說著。

「我一定要去。」

車上，陳老師跟我說了一些事。

「藍惠如我早就知道她會出問題，今天沒來我就覺得不對，可是……可是誰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呢？」

這孩子，一開學我就注意到她，每次週記都寫得很傷感，總說很厭倦啦！對一切的一切都厭倦；人生沒有意義啦！又什麼如果媽媽沒有生她就好啦！就沒有煩惱啊！

其實她家的環境很好，爸爸開貿易公司，媽媽很漂亮，母女倆長得很像，就是都太瘦了，不很健康的樣子。我想問題可能出在她是獨生女，一般情形，獨生女兒在家裡備受寵愛，可是在過團體生活時，也最容易發生不適應。我勸她要多交朋友，好的朋友可以互相切磋功課、聊天、談心，彌補她因為沒有兄弟姐妹的寂寞。

可是你知道她怎麼說？她說：

『老師，我不覺得沒有兄弟姐妹有什麼寂寞的，有時候我還想，家裡如果有七、八個小孩，那才吵死人呢！而且，我不喜歡我們班上的同學，一個比一個小家子氣，心胸狹窄，煩死人了。』

我們學校男女分班，我帶的這班是純女生班，她有這種討厭女生的想法，我當然覺得奇怪。又觀察了她好一陣子，後來看她考試成績很好，在班上除了沉默寡言，不太合群外，並沒有惹是生非，就把她歸為良性的問題學生。不過就在兩個禮拜前吧，班上有同學來告狀，說常看見藍惠如和別班的男生講話，甚至放學了也不回家，和一個二年級男生躲在燒紙屑的大焚化爐後頭講悄悄話。

我不是個老古板，可是也不贊成少男少女太早就有感情問題，而且放了學後還在隱秘地方約會，如果出了點事，真是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我決定還是請家長來了解一下狀況。

我委婉的將藍惠如的事講給藍太太聽了，原以為她會是很明理的家長，可是誰知道，那麼瘦瘦小小的女人，激動起來真是嚇人，她漲紅了臉，尖起嗓子否認：

『不可能有這樣的事，根本不可能。我們小如從小就最乖，最聽話，怎麼可

能和男生在一起說話？她平常看見男孩子還要躲起來呢。你們當老師的，不能亂講話，這樣冤枉小孩子，實在不應該。小如是我生的女兒，我最了解，你要說她會亂來，我死也不信，不可能的！她還小，什麼都不懂！我自己的女兒，我怎麼會不了解？」

每個做父母的，都口口聲聲說了解兒女，其實他們並不了解什麼，這樣的例子我見多了。像這次，我只不過希望家裡多了解孩子一些，並不是要責難她，沒想到卻換來這樣一頓叫囂。我想，我還是盡自己該盡的責任，多親近藍惠如，了解她真正的需要。以後，我每次叫她送簿子、拿紅筆，捉住機會便和她聊天。藍惠如也表現得很好，看來這孩子是極願意與我親近的，我一直相信，不用多久，我就能獲得她的信任，啓開她孤寂的心扉。可是誰知道，會發生這樣的不幸……我想，如果當時她母親能夠與我合作，儘早了解這孩子，也許，也許今天的事是可以避免的。」

我們一行三人才下計程車，就見警局裡正蹣跚走出一對男女。男的高壯，女的瘦小，兩人衣著整齊，但是卻神色不只慘澹，簡直已經面無人色，尤其女的，完全是癱軟在男的手臂中行走。陳老師衝上前去，抓住女的，便慟哭失聲，男的眼眶紅腫也一邊站著掉眼淚。不用說也看得出來，這對夫婦正是藍惠如的父母。

整個晚上，我忙著奔走，而毫未感染到真正的哀傷。直到這一刻，子夜的寒風一陣陣襲來，現實殘酷的擺明了一個改不了的事實——死了一個女孩子，年輕的小女孩，她永遠再也回不來了。

第二天早報，已經有了阿王發的消息，很小很小一則，擠在地方版上一十二歲少女，墜河身亡，原因不詳，警方正全力偵查——

奉了阿王命令，我再去警局，問人找到沒有，王刑警往裡邊努努嘴，我問他可不可以見見？

「開玩笑，正在問話呢。」

「承認了嗎？」

「什麼話也不說，屁都不放一個。」

「叫什麼名字？是不同學啊？」

「高宏輝。什麼同學？十七歲，不學好，三個月前才因為偷竊受保安處分，交付保護管束。」

「那有觀護人囉？」

「廢話！」他很不高興的拍拍桌子：「現在小孩子，真是愈來愈厲害，前天才辦了兩個十六歲男孩，強迫十四歲女孩賣淫。你看看！這什麼世界嘛！」

我等阿王。九點多卻來了個胖胖的歐巴桑，六十來歲，進門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叫要孫子。

「高宏輝阿媽！」王刑警指給我說。

我連忙過去，遞了疊衛生紙給她擦眼淚，她有了哭訴對象，也就不像剛才那麼茫然激動，慢慢開始講給我聽：「我們阿輝是被冤枉的啦！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警察怎麼可以隨便就來家裡把人抓走呢？夭壽啊！我們阿輝是有點頑皮，不喜歡

念書，可是要說他殺死人，我是絕對不相信，天公也不會相信的。我跟他們說了一百次，阿輝沒有殺人，昨天晚上他還到我賣檳榔的攤子來拿錢吃飯，吃過晚飯就回家了。他怎麼會去殺人呢？」

「他幾點去找你拿錢的？」

「七點多啦！我正在看七點的連續劇，不會錯的。呵！這孩子歹命，我一手帶大，現在除了我疼他，還會有誰疼他呢？這些警察，隨便就來冤枉好人。人哪！就是不能錯一件小事，看！就因為被抓過一次，現在喔！連附近有人死了也來找麻煩。」

「阿輝是你帶大的，他爸爸、媽媽呢？」

「那種媽媽，沒有天良，阿輝三歲不到伊就跟人跑了。阿輝爸爸也是沒有用，賭博、喝酒，什麼樣款女人能夠跟得了長久？阿輝是我帶大的，我最知道。他不是壞，只是頑皮，小時後很乖很乖，又聰明，兩歲不到什麼話都會說，附近鄰居沒有不誇讚的，念幼稚園都是第一名，上了小學，才比較不愛念書。也怪他爸爸，喜歡打他，一點點小事就打半死，這樣小孩子怎麼會喜歡念書？當然更不愛念了，可是不愛念書的小孩多的是，並不就是壞孩子啊！」

「聽說他三個月前偷了人家東西。」

「亂講！不是偷，阿輝以為放在那裡的腳踏車沒有人要，才拿走的，他哪裡是要偷人家東西？其實，我們阿輝一直是很乖很聽話的。小孩子哪個不打架？哪個不會拿人家東西去玩？不能這樣就說成偷，那誰家敢說小孩從來沒偷過？誰敢說？不能這樣，就說我們阿輝是太保、不良少年。他上了國中也是受壞朋友騙，硬拉他去吸強力膠，他自己的話，絕對不敢的。」

「昨天晚上他來找你拿錢，有沒有什麼和平常不一樣的地方？」

「有什麼不一樣？一樣。每天都一樣。我們阿輝真的不壞，他就是太倔強，不能跟他兇，什麼都要慢慢說給他知道，他就一定會聽的，還是孩子嘛！十七歲，能有多大？他如果做錯了什麼，自己都不會知道。最近，他更是乖，前幾天還跟我說想去給人做學徒，賺錢養我。現在，你們又把他抓起來，到底有沒有良心哪？不能說因為撿到兩本書是他掉的，死在那裡的人就是他害死的，這樣太沒天良了，天要罰的。我們阿輝絕不會害人，我們鄰居都可以替我作證明，我們阿輝絕不會殺死人。」

阿王來了，說高宏輝的觀護人廖易成他認識，我們趕去地方法院。是個很年輕的觀護人，師專畢業考上資格，才受訓、分發到臺北沒多久。他說不接受訪問，可是可以提供些簡單資料。

「高宏輝，男，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生，血型 A，身高一百七十公分，體重六十一公斤，國中畢業。」

民國七十年九月六日，因偷竊王力勤腳踏車，轉賣得款三百元，後為王力勤告發，受保安處分，交付保護管束。」

「聽說你昨天已經去過警局。」阿王問他。

廖易成點點頭，他看來是個嚴肅的人，很少見這麼年輕就表情如此嚴肅的人。

「他不說話？」

他又點頭。

「你相信案子和他有關係嗎？聽說目擊證人已經證實當時看見的男子正是高宏輝。」

「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，而是事情本身就有很多層面，如果你換成他，你也就會有不同的說法 and 看法。」

「家裡好像不正常？」

「媽媽吃不了苦，改嫁了；爸爸是酒鬼，不事生產；祖母一味溺愛。」

「典型的問題家庭。」我說。

「從小祖母管不了，父親又根本不管。父子關係很糟，幾乎是水火不容，到現在十幾歲了，家裡只有兩間睡房，他也不跟父親睡而跟祖母睡一張床。小學就偷錢、打架，很不受同學歡迎，上了國中更加自暴自棄，和一些同類型孩子認同，吸強力膠、遊盪、逃家。不管怎麼說，他這還不算太嚴重的，應該是可以輔導糾正導向正途。尤其最近好像自己想通了些，我勸他既然不想念書，可以學一門技術，他也答應考慮要做哪一行。」

「有沒有性方面的問題？」

廖易成猶疑一陣，道：

「我想有些事情，我是有義務保密的。」

阿王要我去高宏輝家裡看看，他另外有事，先走了。顯然，阿王對這件案子興趣並不濃厚，他只求交差。而我呢？除了好奇，還有種擱不下手的感覺，這麼年輕的孩子，我也曾如此年輕過啊！可是為什麼他們卻還沒長成就走向了結束？

高宏輝的家離命案現場只有一公里半路，是一處國民住宅的四樓，三、四十戶人家共用同一通道，裡頭十分陰黑，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。有些人家大門洞開，有些則關得嚴緊，高家屬於前者，只虛掩了一道布滿灰黑的紗門。沒有電鈴，我拍打了半天紗門木框，好不容易才走出個人影，直到他開了燈，才看清楚屋裡一切。八坪大地方，居然除了廚廁，也隔成三間房，外頭只放得下一張飯桌，白天也要開燈才能看見；裡頭兩間才是有窗戶的睡房。

出來應門的男人一副宿醉未醒模樣，眯著眼，紅鼻子，直打呵欠，一嘴酒氣。

「找誰？」

「我是記者。」

「什麼記者？」他很不耐煩，摸到廚房倒了杯水出來自己喝了。

「是……是想訪問一下，有關高宏輝……」

「不必！不必！」他連連揮手，卻無意將我趕走，反而找把椅子自己坐下：「幹伊娘！死了最好！」

「他祖母說他是無辜的。」

「呸！什麼無辜？那種爛女人生的賤種，還有什麼好的？我從小就看他沒有出息，長大了果然找麻煩。」

「他母親……」

「伊娘！不要提到她！那種爛女人，只會要錢，錢！錢！錢！呸！賺錢？是人就沒有不想賺錢的，賺給她吃，給她穿，給她花。幹伊娘！可是錢又不曾從天上掉下來，賺錢，那麼容易？不偷不搶，叫我哪裡去賺？」

「高宏輝……」

「幹！我現在是什麼都看透了，什麼女人？孩子？全都是假的，就是錢也是假的，有什麼用？人都是要死的，死了還要錢幹什麼？所以啊！還不如一瓶紅標米酒現實。哼！其他全是假的。」

「我是說，高宏輝那天晚上，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？」

「警察來，我就知道沒有好事。哼！要砍要殺，都隨便，我問都懶得問。伊娘！殺人？說他放火我也相信，從小不學好，打架、偷東西……什麼壞事沒幹過？別說殺外人，就是他爸他也敢殺。去年不過罵了他兩句，他凶神一樣敢拿酒瓶嚇我！呸！我怕？我怕就不是他爸，拿把菜刀就追上去，要他知道誰是爸。幹伊娘！我沒生過這樣兒子，早死早好。」

「高……」

「伊娘，後來又來個姓廖的，囉嗦要死，說什麼啊阿輝沒有母愛，缺少父愛，反正錯的不是他自己，反而是我。駛伊娘！幹伊娘！他要愛是不是？第二天我就領他到寶斗里去愛個夠，那裡有的是女人，要怎麼愛就怎麼愛。這壞種！嘗到了甜頭，偏偏作怪，搞人家十二、十三歲女學生，還把人家淹死。幹！幹伊娘！」

警局裡，我終於見到高宏輝長什麼樣子，和我想像的出入很大，他並不尖嘴猴腮如他父親，反而方頭大臉，很是整齊，一點也看不出是個問題少年。他仍然緊閉著嘴，臉色慘白，什麼也不肯說，偵訊人員問什麼，他都只搖頭。

藍惠如家離案發地點更近。是一座大廈頂樓，占地五十多坪，裝潢考究，客廳裡整套歐式紅木傢具，棗紅絨布面沙發，酒櫃裡各式洋酒排滿，果然是富裕的中上家庭。只是如今這一切都已經籠上一層愁雲慘霧，任誰見了也心有不忍。

藍惠如母親病了；他父親勉強答應見我，還給我看了些藍惠如生前照片，她真是十分清秀好看的小女孩，細長眼睛、小巧鼻子、薄脣，很像她母親。

「小如從小就乖，又聰明、用功，沒有哪個老師不喜歡她。唉！說真的，發生這樣的事，我一直沒辦法相信是事實，可是家裡確實少了個活生生會說會笑會唱的孩子，就不得不叫我相信。他母親那兒，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我想她是完全崩潰了，不吃不喝不睡，甚至不哭。小如是我的寶，卻是她的命，我也想安慰她兩句，可是，我們已經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藍先生沉痛的眼睛，一下子有了閃躲的意思。想來是有難言之隱。「小如長得像她母親，對不對？算滿漂亮，就是太瘦太小。她真的從小就聰明，學鋼琴、學跳舞，學校功課也不錯，小學畢業時還領了議長獎，聽說是前幾名才有的榮譽。不過因為公司事忙，我沒能去參加畢業典禮。不過，她念國中頭一天，我特地抽出時間送她去學校，看她剪短了頭髮，穿起制服，已經是中學生了。我說：『要好好念書，考好的高中，進好的大學，將來出國留學。』」

「她說呢？」

藍先生想了想：

「她沒說什麼，不過很高興的樣子，一直說我能天天送她上學多好。」

「進了國中，發生過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沒有，絕對沒有。她一樣功課好，每天按時上下學，回家便在房裡讀書寫字，我們還請了一位家庭教師，給她補習功課。他絕對沒有任何太保、太妹的壞毛病，也絕不會逃學……學校說她那天沒去上課，我想她一定從早上出門就出事了。現在臺北治安這麼壞，又是偷又是搶，還有那些變態……每天報紙都登不完。老天是不公平的。這樣的事，怎麼就偏偏發生在我們身上？我的孩子，我最了解，她絕不會學壞的，平常也沒有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更沒有發生過什麼吃迷幻藥、吸強力膠的問題，小如是個乖孩子，她是我的孩子，我最了解。」

回到警局，阿王正在看高宏輝的偵訊筆錄。

「招了，」他說：「這小子真不簡單，哄了二十多個小時，又是他祖祖母，又是觀護人，曉以大義，好說歹說……」

偵訊筆錄

你認識藍惠如？

「以前只見過不認識，知道她家住在橋那邊的玫瑰大廈。因為她父親有輛不太新的藍色賓士轎車，車頭上不鏽鋼標誌就是我卸下來拿走的，所以特別知道。」

車子的標誌呢？

「一百塊錢賣給二樓瘸腳老頭了，他專門蒐集名牌轎車標誌。」

你覺得藍惠如怎麼樣？

「我沒有想過會認識她，她家裡有錢，在學校一定是好學生，又漂亮。她和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，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會認識她。」

那後來怎麼認識的？

「十二月八日下午太陽天氣很暖和，我在堤防上看《豔窟奇遇》。看完書，吹了一陣風，想些『將來』的事。」

什麼樣「將來」的事？

「譬如說，我不能就這樣靠阿媽過一輩子，她老了，也只有我會養她。我不要像我爸一樣做個沒有出息的人，他根本是個失敗的人。」

為什麼要這樣說你父親？

「他本來就是，他攆走我阿母，自己只會喝酒，從來沒有幹過一件正經事，和他從前認識的朋友，人家一個個早就發達住好房子了，只有我們……我恨他，他也恨我。」

不要這麼說。說說你想的「將來」吧。

「我在想我的觀護人說的也許是真的，只要不再和阿坤他們一起胡搞，我可以打拚一番，成就起自己的事業。他說我們那邊市場裡賣豬肉和開雜貨店的，從

前都是登記有案的流氓，可是人家改邪歸正，現在好好做生意，有房子，有店……我想，我也許也可以……」

後來呢？

「後來，三點多鐘，風大了起來，太陽也黯了，我站起來準備回家，可是卻看見有個穿制服背書包的女孩子，也坐在附近，我好奇的過去看看，就是住在玫瑰大廈爸爸開賓士那個女孩子。我想她一定是逃學，就想逗逗她玩。」

她同你講話了嗎？

「起先沒有，她下了堤防往河邊走，我也跟去，說知道她家住在玫瑰大廈。她嚇了一跳，問我怎麼知道？我騙她我家也在玫瑰大廈，念建中夜間部，她相信了。」

你們講了些什麼話？

「很多話。」

譬如呢？

「很多，我編了些學校發生的笑話給她聽；她告訴我她為什麼逃學。」

她為什麼逃學？

「她說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逃學，早上起來心情很不好，就不想去學校了，而且下午抽考，每天考試，煩都煩死了。我就笑她一定是沒念書不敢去。她說才不是，主要還是因為討厭她們導師，很討厭，每天找她囉嗦，一天到晚想要知道她心底的祕密，其實她一輩子也不會讓她知道。我就問她是不是有了麻煩，她笑，說其實是她們老師大驚小怪，只不過她常和別班男生說話而已。」

還有沒有告訴你別的事？

「還說她家裡的事。說她爸爸在外頭有女人，生了個兒子。她很生氣，可是又不敢說，她在家裡都沒人可以說句真心的話。她說她的家庭很不正常，因為她媽媽就是不正常的女人，她媽媽知道爸爸有女人一點都不氣，因為她高興他有別的女人，可以不用煩她。他們很多年前就不同房，她媽媽不喜歡同房，她是個不正常的女人。她說大人以為她什麼都不知道，其實她什麼都知道。她知道她媽媽很後悔憑媒妁之言就結婚，她嫌她爸爸只會做生意，沒有一點藝術修養，她媽媽可是很棒的，會彈琴，喜歡看書，欣賞畫展。可是她卻喜歡爸爸，也喜歡媽媽，所以十分痛苦。」

後來呢？

「我們聊得很好，有茅草擋風，坐著不覺得冷。又講了很多話，我就告訴她，她愈看愈像漫畫裡的小甜甜。她就笑，突然問我：你是不是想親我一下？我嚇一跳，不過她真的很可愛，小小的，我很想親她一下。」

你親她沒有？

「有。」

她呢？

「她很好。我親她臉，親她眼睛，親她鼻子，親她嘴，還有頸子。她不反對，只是一直說話。」

說什麼？

「說，說她小學時候就給他們班長親過，說她很喜歡他們班長。還有，她不要像她媽媽，她要做個正常的女人。還說她不喜歡和女生玩，女生都很小氣；還說……」

還說什麼？

「說她看過很多錄影帶，知道很多事。」

她知道什麼？

「她不知道，什麼都不懂！」

你怎麼知道她不懂？

「後來我變得很衝動，拉開她外套拉鏈，要摸她奶。」

她同意還是拒絕？

「她不要，她變得害怕。我這才知道，其實她什麼都不懂。可是……可是已經太晚了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想要她，所以……」

所以什麼？

「所以我用腳夾住她，把她三角褲脫掉。」

她呢？

「她又叫又跳，我就打她一耳光。」

她還叫嗎？

「她不叫了，可是她的反抗變得有力氣多了。最後竟然給她掙脫了。」

後來呢？

「我去追她。」

追到了嗎？

「只抓到了外套，可是她把外套脫了，又跑……又跑……天黑，就掉到河裡去了，她自己掉進河裡。」

你沒有推她？

「沒有，真的沒有。她自己掉進水裡，我聽到叫救命，看她在水裡一下沉一下浮，我也很想跳下去救她，可是，可是我害怕……」

怕什麼？

「怕給送到感化院。所以，我逃跑了。我真的沒有推她，而且是她要我親她的。我真的沒有……我也想救她……只是很怕……她沒有死吧……不會死的，一定沒有吧？我想，是你們騙我吧？」

走出警局，夜已經深了，風很冷，阿王連連打著呵欠，說：

「晚上你發稿吧！五百字頂夠了，給你個表現機會。」

我沒有接腔，想這麼複雜的事，五百個字怎麼能夠報導完整呢？

(選自《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》，台北:洪範，一九八四年)

導讀：

蕭颯(一九五三~)，江蘇人，台北女子師專畢業，後任教國小老師，十六歲開始創作著有小說集《我兒漢生》、《二度蜜月》、《霞飛之家》，以及長篇小說《如夢令》、《愛情的季節》等。

蕭颯的小說大多以都市人複雜的婚姻、愛情、家庭問題為題材，尤其關懷成長中的青少年與問題家庭生活。

本文是以倒敘的方式寫作，寫一個國中女生藍惠如墜水而死事件，經由「實習記者」訪查，揭開了兩個「問題家庭」。作者以實習記者第一人稱旁敘觀-「我」為敘事觀，因「我」是旁觀者，透過這種有限的觀點，抽絲剝繭將整個案情層層推演，十分有真實感及說服力。全文以雙線進行，先以目擊者帶出現場，留下懸疑，引出可能涉案的十七歲男生高宏輝，並透過其祖母、父親不同的說詞，呈現出一個問題家庭。另一條線索則是透過死者的父母親與老師的陳述，呈現出另一個問題家庭。最後作者藉由高宏輝的「偵訊筆錄」說出事件真相。

作者寫一個國中女生之死，主要是呈現青少年成長中的一些問題，與父母老師等家庭社會的責任。在小說中藉著祖母、父母、老師的說詞突顯出其對下一代的疏離、不理解等等的問題。

品味時間：

- 一、蕭颯作品諸多專力於青少年問題，你認為除了本文提及的一些青少年問題，就你個人經驗，青少年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？
- 二、本文開頭製造的懸疑效果，頗有日本大文豪芥川龍之介名著〈竹藪中〉的味道，試閱讀分析此文。
- 三、作者另一作品〈我兒漢生〉探討的內容是另一型的社會問題，請與本文比較探討。